

任大霖散文选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同志的散文选集，除近期的新作外，还收入了中学时代的处女作《固执的老蜘蛛》和曾向国外读者翻译介绍过的名篇。

作品题材广阔，时而把读者带到美丽如画的江南水乡，时而把读者带到一望无垠的戈壁大沙漠……咏物写人，栩栩如生，幽默风趣、感情真挚，文笔清新优美如行云流水。

我国老一辈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任大霖散文选

任 大 霖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3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32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360册

统一书号10302·22 定价0.93元

序

在这块朝气蓬勃的可爱的文学园地上，任大霖同志夙兴夜寐地耕耘了三十余年，撒下了种子，开放了花朵，结出了果实——累累佳果中之一，就是这本《任大霖散文选》。

四十、五十年代，我啃过他那小说之果，微酸中有甜味；如今八十年代，我品尝他散文之果，仿佛吃了橄榄后吃荔枝。苏东坡曾经笑吟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位一代大师，多么潇洒风雅！可我的读后感是美的享受。

园地里的花卉，形形色色：牡丹、山茶、蔷薇和海棠……文坛上的作品也有小说、诗歌、童话和散文……而陶渊明独爱菊，周敦颐偏爱莲，我爱什么？喜欢散文。为什么？它篇幅小，容量大，虽不是鸿篇的巨著，而是细腻的精品。此中有较困难的技术问题，并非一蹴而就，看来不太容易写，如同它堂弟兄杂文，熔铸成“匕首”、“投枪”，可要下功夫啊。

从写作角度讲，创作儿童文学，似乎更多点儿困难，没什么，它要照顾到读者的对象是儿童，就有所

制约。因此中外文学史里头记录散文作家的相应地少，而记录属于儿童文学散文作品的更加是凤毛麟角，我只看到了阿那托尔·法朗士的《一个孩子的宴会》、《过草场》和《小“水鬼”》等十九篇（这可能是我读书不多之故），反映着法国少年儿童日常的生活和心理的情趣、天真的愿望和诚挚的友谊，作品诗意兼具哲理，语言朴素而又简练，虽不是临摹的范本，却颇值得赏鉴，从中领会到写这种文体，要求有广博的各类知识和高度的文艺修养。

“四人帮”被粉碎了以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民主主义的劲风，扫荡了禁锢主义的乌云，我们的散文作家，人才辈出，但描绘儿童生活的仍不多见。那么，这个集子的出版，会给人们带来喜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在这个集子里，直接地写的是少年儿童。但是孩子们不可能成长在真空的空间，因而也间接地描绘了江南农村社会的风貌，其中男女老幼，呼之欲出，都是人们熟悉的音容笑貌，生活气息浓，乡土味儿重，这是因为作者从童年时代到少年、青年时代，是在农村中泡大的啊。莫泊桑的问业师福楼拜说得好：艺术家……象一架抽水机，有一条大管子，下到事物的脏腑、深奥的地层。他往里一吸，就使人眼看不见的地

下潜流，成为大股涌泉，朝阳光喷了出来。难道文学家不就是这样吗？

我说得有些过分了吧，那么，看看这本集子，也许便知分晓。

文学创作的题材，往往随着作家生活的大量积累而水涨船高，然后在进入创作过程中，得心应手，俯拾即是。这个集子里，就显示了这种情况。

一盏普通的纸糊的灯笼，那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经过作者题材的处理剪裁，事物的细节构思，故事的结构安排，笔底下自然而然地奔流出一篇文情并茂的《灯笼》。全篇不到四千字，却勾勒出红鼻子的校长，乌烟鬼的教育科长，残忍的日本侵略者，正义爱国的平老师，机智善良的朵云姐姐，聪明的伴娘，摔熄灯笼的小宾相……十来个人物，写得热闹，有趣，逗人，又有意义。要不是作者深入生活，作品不可能这样丰满。这篇散文，即使用小说的规矩来衡量，也是高分数的。

脚划船，又是水乡绍兴特有的交通工具，作者土生土长在这地区，忘却不了这一具有乡土特色的事物。就在这上面，写出了—一个心肠热、力气大、技术好、河道熟、虎虎有生气的大队长，他护送患阑尾炎的初中毕业生去医院，中途遇上意外障碍，在风雨之

夜，飞奔远处村庄求援。更写出一个脸颊苍老、牙齿脱落、骨骼突出的白胡子老艄公。他粗糙的腿肤下青筋隆起似受蚯蚓的盘绕，脚底厚得象岩石，却抵住了船桨，一推一送地划着，既从容不迫，又富有节奏。写的虽只是两个勤劳勇敢的农民，但展示的却是潜在力量深厚的中国农村。

象倒放着的圆盆那样的乌毡帽，更是农村中常见的、最不惹人起眼的事物，但是当选过劳模、担任过乡长、现任公社主任的阿炳伯，戴惯了乌毡帽，却怎么也不肯戴上干部帽。他老婆见他乌毡帽上有了十三、四个补丁，买来一顶新的，他还是不戴。县委通知他去省里开会，他老婆又为他买来了新的干部帽，一戴上，立刻容光焕发，年轻十岁。可是当航船启行离岸，他把笔挺的新帽塞进包里，又戴上有补丁的旧帽子。这还不算，帽里还有“戏”，他这顶乌毡帽的边沿里，一翻出来，里头藏着一段铅笔头、半截纸烟、一卷纸片，记载着关于农事耕种的出勤率、施肥次数、作物生长情形，等等，经常要翻出来仔细查看。从这些描绘里，既看到了人物的形象，也看到了人物的性格。读者不仅感到幽默，还觉得阿炳伯俭省，谦逊，工作十分认真，为人又十分善良可敬而爱着他了。随着主人公的可爱，作品也就显得可爱了。

胡琴当然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乐器，可拉胡琴的云升大伯倒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自己身为盲人，长年累月，拉得一手好胡琴，省里的音乐家也都下来给他录音。听众可在他的音乐语言里，听出控诉昨天的凄清、冷寂与悲哀；歌颂今天的光明、活跃与欢乐。这样一位老汉，盲而不盲，茶馆、凉棚、埠头上满是他义务宣传清洁卫生、遵守公共秩序、“注意左边船到东林，中间船上梅岭，右边船往王家坟……”似唱非唱的、恳切的声音。读者将难忘这位忘记老、忘记盲的老汉。

作者在小事小物上，触发了思想感情，写出了一系列乡村里的人物，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出社会发展、时代前进的历史烙印。作者采用了一种“以小即大”的写法，如同我国古代散文家写的《日喻》、《奕喻》，以及方孝孺《蚊对》，等等。当然，今天的作品，抒发的是向上、乐观、革命的英雄气概，不同于过去的抑郁愤懑，冷嘲热讽，要求在文学创作上，写社会主义的新人。

但是读者不会忽视而放过了绰号“老蜘蛛”的顽固不化的于老伯这一人物，作者还是在一些小事小节上刻划他：喝茶得用瓷盖碗，抽烟得用水烟袋，读书得读古文，见到“她”字而大吃一惊，活生生地画出

了老人的守旧、厌新、因循、怕变，是个博物馆里的“古董”。尽管他也似乎还有可取的一点：患病得就中医，认为西医都是洋鬼子的奴隶，论断肯定不正确，充其量也不过是念念不忘历史上的“扶清灭洋”，没有科学性，愚忠而已，不足为鉴。这个于老伯是所有人物中最弱的一个，予人以“至死不悟”的反面教训。

话得说回来，整本集子中人物的地位和安排，重点还在于少年儿童，他们占了大多数，实事求是地描叙他们生龙活虎般的形象、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愿望，是现实主义的创作。

《我的朋友容容》写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有自己独立的天地，她有自己要做、该做的事情，她忙得废寝忘食，乃是一种可贵的强烈的游戏精神，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细胞或酵母。她在她的昆虫世界里，已经在“热心公益”和“助人为乐”了，何况小小年纪还会学写信，当“大学生”呢，应该充分了解、理解她。可喜的是作者的确了解、理解了她，而我们读到了《我的朋友容容》。

《在灿烂的星空下》写的是两个有出息的少年人：一个投身在体育锻炼中，一个猛扑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从他们的语言、行动上，显示了幸福、快乐、

奋发有为的新生一代的精神面貌。这与《运河的悒郁》中那个八九岁的怯生生、孤零零的小女孩，以及《冬妹》中还滞留在重男轻女封建意识家庭下的冬妹，完全不相同的精神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反映了新旧两种社会不同环境薰陶，使他们成为不同性格的少年儿童。生活环境严重地影响了后者，作品为她们大鸣不平，作了热情的同情的呼吁。

《春笋》中写了一男一女两个少先队员“护笋”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品德的芽儿，是从新社会的土壤中萌发起来的。而《山里红》中这个手执茅刀、背负草箩的姑娘，写得更加突出，塑造了一个健康、强壮、关心人、体贴人、机智勇敢的少年姑娘的形象，特别是她能驯服凶猛的猎狗，更是山野里典型环境中的小主人公。

《牧场一少年》中的小孩都达尔，他那英俊的姿态，简直是只小雄鹰；在马上不凡的身手，又是一个小勇士。广大读者会称赞他，羡慕他，学习他这位哈萨克族的少年英雄。

在短短的篇幅里写出人物来，犹如在小小的盆景中搭架出层峦叠翠，小桥流水，要是没有艺术手腕，是造型不出来的；而写作要把人物写活，写得真实，因素在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入和积累。

《两个小渔夫》中写“金奎叔举起桨，只一下，船象飞一般地在水面上前进，薄薄的船板下，水声‘嚓嚓’，我们好象坐在一条大鱼背上，让它带往水天相连的去处。”非亲身体验过的，富有想象力的，不能写得恰到好处，如此轻快美妙。

在《牛》中描写“……一头顽皮的小牛犊游到河当中，露出半只鼻子和一条脊背。”作家的观察多么精细！在《近午的鸡啼声》中，写那蜜蜂“嗡嗡”声、冰车“咿呀”声、抽水机“隆隆”声、乡村小学的风琴声，交织融合成柔和动听的一片，而一声两声近午的鸡啼声，就象在一首抒情的乐曲上，加上了几个强音符。作家的感官又多么具有敏感性！在《花路》中，写了那一路上长着映山红、野蔷薇、月月红后，又诗意地写着“有花的地方就有路”。多么美啊！要到金鸡岭只要沿着花路走，到了金鸡岭，只见到高处革命烈士的墓碑，墓碑旁的少先队员们正蹲在墓地上为蔷薇培土。作家的心情，何等严肃；壮丽的情景，何等动人。作品中穿插着的金鸡岭的民间传说，看来不是多余的水分，正是为革命烈士墓碑作了闪光的铺垫。是生花妙笔！

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写得有儿童情趣，这是要求写出儿童可爱的心理活动，借以唤起并增进儿童的阅读

兴趣。《插秧时节》里，“尽管别人早就教过几遍，还是插得横直不齐，株头不匀，歪歪倒倒，自己看着就象小学生头一次写小楷，恨不得用橡皮擦去重来。”多有味道，多有意思。

综观这个集子里的三十余篇散文，都写出了人物，他们内在的性格，思想，感情，以至于外现的语言，行动，这就不仅能让小读者们开卷可读，开卷有益；也能让作为老师、家长、辅导员的读者观摩作品，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从而“有的放矢”地思考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做到培养人才，早出人才。这样，我们的儿童文学就不会再被社会上少数人误解作“小儿科”了！——写“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儿童生活的作品，不也就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工作吗？

若问作家为什么能够写得这样好，请一读书中的《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它是能够提供出正确无误的答案来的——可不是认识儿童，热爱儿童？

陈伯吹 1983年4月4日

目 次

序 (陈伯吹)	(1)
固执的老蜘蛛	(1)
山后张和它的居民	(8)
运河的悒郁	(14)
冬妹	(21)
芦鸡	(29)
渡口	(33)
两个小渔夫	(42)
灯笼	(50)
乌毡帽	(62)
脚划船	(71)
花路	(76)
桂清伯	(82)
琴声	(92)
在灿烂的星空下	(99)
礼物	(113)
山里红	(117)

我的朋友容容	(125)
近午的鸡啼声	(139)
牛	(142)
映山红	(146)
春笋	(150)
插秧时节	(154)
在塔里木古老的胡杨林里	(158)
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164)
猫的悲喜剧	(170)
那一段泥泞的路	(180)
戈壁上的遐想	(188)
水、太阳和人	(196)
牧场一少年	(202)
花的城市	(210)
治沙者	(216)
学耕者的脚印 (后记)	(226)

固执的老蜘蛛

于老伯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比我父亲大十几岁年纪，我十四岁那年，他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蹉然老叟，所以父亲很敬重他。

父亲时常对我说起于老伯。他说：于老伯的学问很好，“八股”文章做得特别好，但是命运不济，十六岁时考中了秀才，却始终没有中举。据说，在戊戌变法那年，于老伯很有把握考中举人的，但是改革的浪潮打破了他功名的美梦。不久以后，科举制度取消了(注)；接着又发生了辛亥革命。因此，于老伯痛恨“革命党”，痛恨一切革命以后的事物。父亲说：“于老伯是前清的‘遗老’，头脑自然不免陈腐些，为人处世，却仍旧不失为一个君子人。”父亲告诫我，千万要尊敬于老伯，特别要注意礼节，不能惹他生气。

因为这样，每次我看到于老伯，总是十分恭敬地

(注)中国的科举制度废除于清光绪 31 年(1905 年)。

向他行礼。并且说：“老伯好！”

“噢——是舒侄吗？哈哈，你好吧！”他把拿着水烟袋的右手和拿着纸捻的左手合起来向我拱一拱，

“令堂大人在家好吧，令尊大人在省会里教书，好吧？”

“托老伯的福，家父家母都还健康！”我说着不习惯的客气话。

“哪里哪里！舒侄，听说——”他吹燃了纸捻，很从容地抽完一筒水烟，又深深地吐出了口中的烟，才接下去讲：“听说你们中学堂里在教古文了，有没有这回事？”

“是的，老师有时选几篇古文给我们读读。”

“唔，这还成话。你想，象你们这样的年纪，连四书五经都还没读过，这种学堂算是什么学堂？——一个人不知道圣贤之道，如何做人？唉，所以现在的世道会搅得这样糟！……”

接着他感慨地摇着头，照例开始了他的训诲。——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我也照例得装出注意听讲的样子。可是，听他那连篇累牍的“子曰诗云”和“之乎者也”，恰象读一本没有标点的古书，似懂非懂，使人闷得发慌。每当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来。

有时候，于老伯也到我们家来。这就苦了母亲，她得把藏在旧箱子里的水烟袋拿出来，擦亮了递给于老伯。他喝茶一定得用有盖的瓷碗，据说他看见了玻璃的东西就头痛。

于老伯边抽水烟，边开始同母亲谈话。他谈的总不外乎前清的事：什么样的官员戴什么样的朝珠，穿什么样的马褂，坐什么样的轿，等等。母亲总是很感兴趣地听着。

难怪于老伯把母亲看作难得的同志。因为旁人都不能象母亲那样耐心地来听于老伯的话。

有一次，于老伯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童年》，这使得他十分惊奇。他戴上黑边的眼镜，小心地翻开书本，把鼻子贴在书本上移动着。看了半晌，他指着书上的一个“她”字，问我说：“舒侄，这是什么字？”

我回答说，这是“她”字，和“他”字的意思一样，是指女性而言的。这使他异常愤激，他说：“我们不是仓颉，怎么好凭空造字！古代的圣人也不敢造字呢，这姓高的算是什么东西？”随即他又感慨地说：“世风”是“日下”了，后辈简直不把圣贤放在眼睛里。……

幸好于老伯不知道这“姓高的”根本不是中国

